

# 说“茶信”“金字茶”<sup>\*</sup>

雷汉卿

提要：结合唐宋以来的邮递制度考释禅宗语录中“茶信”和“金字茶”的含义，认为“茶信”即古代封装有茶叶的递角、递筒、皮筒之类，相当于今天的邮件。“金字茶”即宋代封装有茶叶的紧急递角，相当于今天的特快邮件。

关键词：茶信 金字茶 递角 皮筒

禅宗崇尚茶道，禅林兴盛品茶风气，一些禅师引茶入禅，成为对答机锋，如《杨岐方会和尚语录》：“师乃献茶信，杨云：‘者个却不消得，有甚干曝曝底禅希见些子！’师指茶信云：‘者个尚自不要，岂况干曝曝底禅！’”《云门匡真禅师语录》卷下：“因园头请师吃茶，师云：‘你若煎茶，我有个报答你处。’无对。师云：‘汝问，我与汝道。’园头云：‘请师报答。’师云：‘多著水少著米。’代云：‘得人一牛还人一马。’又云：‘金字茶六百钱一斤。’”

对于“茶信”和“金字茶”两则俗语词，语文辞书和禅宗词典都未收录，对其确切含义有必要做一番考证。不过要弄清“茶信”的含义需要从古代的邮递制度说起，试看以下文献用例：

(1)赵清宪丞相挺之侍父官北京时，病利[痢]，逾月而死。沐浴更衣，将就木。忽有京师递角至。发之，无文书，但得侯家利药一帖，以为神助。即扶口灌之，少顷复苏。遽遣人入京，扣奏邸吏。盖其家一子苦泄利，买药欲服，误以入邮筒中也。（宋洪迈《夷坚乙志》卷一四“赵清宪”条）

(2)进奏院递角今日到州。伏蒙十八日所赐手书，审奉圣恩，暂临近服。（宋欧阳修《答李内翰》）

(3)某入新年，陡更衰残。昨三月中，欲遂伸前请，决计归休。封递角次，

---

\*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唐宋禅籍词汇研究”(10BYY054)的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待阙报：陕兵为孽，远近惊惧，朝廷方有西顾之忧，遂且少止。（宋欧阳修《答连职方》）

从例(1)可知，“递角”不仅有文书而且包含物品。“利药一帖”即今所说一副治泻痢的药。“递角”即后文所说“邮筒”（见下文）。例(2)之“进奏院”掌管章奏、诏令及各种文书的投递、承转<sup>①</sup>。例(3)之“封递角”即封缄“递角”。又从文献可知“递角”在当时又叫递筒<sup>②</sup>、邮筒、皮筒、皮角，如：

(4)春城别去已秋穷，犹喜音书继递筒。（宋刘挚《九日病起寄文莹》）

(5)初递卒汪青私启递筒，实以匿名书。（宋楼钥《攻媿集》卷九八《龙图阁待制赵公神道碑》）

(6)前时递角惟忧速，今日邮筒只恐迟。（宋邹浩《道乡集》卷一一《寄零陵令朱君陟彦明推官》）

(7)一年两附书，皮筒到家少。（宋韩驹《陵阳集》卷一《送子飞弟归荆南》）

(8)今月十六日戌时，准尚书省红字皮筒递至，诏书一道到臣，臣已即时望阙谢恩。（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七五《炎兴下帙》）

(9)自正月二十八日以后至二月二十五日发来马递皮角计十七件，并已先次到州，惟是臣致仕敕牒未到。臣屡差人自本州以去至凤翔府沿路根究，前件今正月二十七日达字号递角委是未见转送前来，窃虑在路沉失。（宋吕陶《净德集》卷五《乞别给致仕状》）

以上文献中的递角、递筒、邮筒、皮角、皮筒指的都是缄封好的邮件（包括物品）。邮筒除有皮筒外还有竹筒、漆木筒。《宋会要·方域一一》：“沿路斥堠铺递角壅并，皮筒、竹筒并封角文字，每番多至三五十件，少者亦不下十数件。”<sup>③</sup>此外还有木匣。《宋会要·方域一一》载淳熙八年四月七日刑部侍郎贾逵言：“乞自今刑寺驳勘取会狱案文字，令进奏院置绿匣，排列字号、月日、地里，当官发放。所至铺分即时抽摘单传，承受官司亦令遵依条限，具所会并施行。因依实书到发日时，用元发匣回报。”<sup>④</sup>又宋陈瓘《台州羁管谢表》：“今匣内黄帕文字等，并题作臣璐谨封，伏望本局特为进入，于御前开拆。”<sup>⑤</sup>

又可知宋代凡是紧急文书即用“金字牌”递角，如：

(10)近岁邮置之最速者，莫若金字牌递。凡赦书及军机要务则用之，仍自内侍省遣发，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，该日行四百余里。（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·乙集》卷九“金字牌”）

(11)昨日因金字牌递角回于申省状，皮筒内尝附手筒<sup>⑥</sup>，询必已彻。（李

纲《梁溪集》卷一一八《与秦相公第九书别副》)

(12)如蒙圣慈矜允,即用金字牌递角降付韩京、李贵军中。(同上卷九十《蕲州探报·贴黄》)

(13)臣契勘昨自金人作过以来,道路不通,四方奏报委积邮传。臣寻委差本司属官张奕同、马忠措置新郑门以西递铺,今根刷到递角六百余件,除系进奏院收管外,有金字牌子肆个,已开奏状五十纸并实封奏状二十封,用黄靶封全,谨具进纳。(同上卷五一《表札奏议·缴进根刷到递角札子》)

(14)改金字牌入内,内侍省状:比因金人入攻,截拦递角,内有御前金字牌子。窃虑仿效制造,欲将旧法,御前札子等不得入铺。朱红金字改用黄漆朱红字牌子,奉圣旨依奏。(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四二《靖康中帙》)

从例(14)可知“金字牌”实即“朱红金字”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一一《官政》:“驿传旧有三等,曰步递、马递、急脚递。急脚递最遽,日行四百里,唯军兴则用之。熙宁中,又有金字牌急脚递,如古之羽檄也。以木牌朱漆黄金字,光明眩目,过如飞电,望之者无不避路,日行五百余里。有军前机速处分,则自御前发下,三省、枢密院莫得与也。”明解缙、姚广孝《永乐大典》卷14574《宋会要》:“元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,诏鄜延路令毋辄出兵,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,止用金字牌发下,牌长尺余,朱漆刻以金书,御前文字不得入铺,犹速于急递。”所谓“铺”即传送文书的递铺。“急递”即“急脚递”。唐代的急递除了传送紧急军情文书外还包括御前文字、地方官贺表和其他公文。宋代递铺除传递官方文书外,还传递私人信件<sup>⑦</sup>。前引刘摯诗“犹喜音书继递筒”和韩驹诗“一年两附书”之“书”均指臣僚家书,宋代初年有诏允许私人信件附递。《宋会要·职官二》载太宗雍熙二年十月有诏:“自今的亲实封家书,许令附递,自余亲识只令通封附去。”<sup>⑧</sup>宋王栻《燕翼诒谋录》卷五:“景祐三年五月,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。明告中外,下进奏院依应施行。盖臣子远宦,熟(孰)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,其能专人驰书,必达官贵人而后可。此制一颁,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。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人递者,循旧制也。”

上文已经提及,“递角”除了指公文和私人书信外还包括物品的传递。宋彭乘《墨客挥犀》卷八:“杜德,俗呼为杜麻胡,送铺中卒也。附邮筒物至重者,他卒莫当之,德即荷而去,曾不倦怠。”这里的“邮筒”实即邮件,因附有物品所以很重,杜德力大故能“荷而去”。安徽省博物馆藏唐写本二娘子《上阿娘书》说:“今寄红锦一角子,是团锦,与阿姊充信。素紫罗裹肚一条,亦与阿姊;白绫半匹,与阿娘充信。比微剩寄物色去,恐为不达,未敢寄附,莫怪微少。”又附言云:“今寄团巢(窠)红锦两

角,小镜子一个,与外甥权作充信。”<sup>⑧</sup>所说“团锦”即“团窠锦”,是锦缎的一种。苏轼与人书云:“季常先生一书并信物一小角请送达。”<sup>⑨</sup>苏轼《与佛印禅师书》:“赐茶五角,聊以将意。”又《答宝月大师》三首之二:“黄州无一物可充信,建茶一角子,勿讶尘浼。”“建茶一角子”即是封装有建茶的茶信。宋王巩《随手杂录》有一则故事:

子瞻在杭时,一日中使至,密谓子瞻曰:“某出京师辞官家,官家曰:‘辞了娘娘来。’某辞太后殿,复到官家处,引某至一柜子旁,出此一角密语曰:‘赐与苏轼,不得令人知。’遂出所赐,乃茶一斤,封题皆御笔。子瞻具札,附进称谢。”

这里提示了封装的茶信其重量为一斤,前文所引禅师问答中正好说到“金字茶六百钱一斤”,而“封题皆御笔”或许指的就是“金字茶”?由此来看,“茶信”实际就是传递的“茶角”,相当于现代邮寄的茶叶包裹。“金字茶”即加急的“茶信”。

五代齐己《咏茶十二韵》:“角开香满室,炉动绿凝铛。”宋林逋《夏日寺居和酬叶次公》:“社信题茶角,楼衣笼酒痕。”《汉语大词典》“角”条据此释为“贮茶器”,沈幼征点校《林和靖诗集》注云:“茶角,茶帖子。即封装茶饼之纸帖。”“贮茶器”之说似嫌费解,“茶帖子”近之,即封装起来的茶。禅籍中有“一帖茶”之说,如《祖堂集》卷一九《大随和尚》:“师唤侍者。师云:‘将一贴茶来与师僧。’”“贴”即“帖”,《汉语大词典》“一帖”条引《景德传灯录·法真禅师》“侍者取一帖茶与遮僧”释为“一盏”,恐不确。“一帖”实为一份封装好的茶角。古代中药一剂称一帖也是这个道理。“角开”实为打开茶叶包裹即“茶角”。从两宋诗词及官私文书可以看出,当时人们交往中馈赠的物品以茶为最,这种馈赠的茶即是“茶角”。宋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八:“熙宁中,贾青为福建转运使,又取小团之精者为‘密云龙’,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,谓之‘双角团茶’。大小团皆用緋,通以为赐也。‘密云龙’独用黄,盖专以奉玉食。”这里又显示出“袋”与“角”是同义词,用袋封装的茶即可称作“茶角”。从上文“皮筒”、“皮角”又可知所谓“袋”很可能也是皮制的。

至于“茶信”的得名,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:一是其中附有书信,故名。上引林逋诗“社信题茶角”之“社信”即题写在茶角上说明内件内容的文字。二是茶可以作为礼物,唐宋时“信”可指赠送的礼物。《敦煌变文集·伍子胥变文》:“子胥虑嫌信少,更脱宝剑于(相)酬。”又:“心口思惟,虑恐船人嫌我信物轻少。”《敦煌文献语言词典》:“信:礼物”。再看几则宋代苏轼书札的用例:

(1)问所欲干,实无可上烦者,必欲寄信,只多寄好干枣、人参为望。(《与王定国》)

(2)桃、荔、米、醋诸信皆达矣。荷佩厚眷,难以言喻。(《与欧阳知晦》)

(3)寄惠建茗数品,皆佳绝……江郡乃无一物为回信,慚悚之至。(《答吴子野》四首之三)

(4)阿胶半斤,真阿井水煮者。青州贡枣五斤,充信而已。(《与子安兄》七首之三)

(5)屏居荒服,真无一物为信。有桄榔杖一枚,前此土人不知以为杖也。勿谓微陋,收其远意尔。(《答张文潜》四首之二)

(6)辄有一书及少信烦从吏,甚不当尔。(《与钱济明》一六首之三)

(7)来年春末,求般家二卒,送少信至子由。(《与周文之》四首之二)

上例中“干枣、人参、桃、荔、米、醋”皆为食品,“桄榔杖”为用具。(6)(7)之“少信”即数量不多的礼物。又可直接称为“信物”,仍举苏文为例,如《与参寥子》二一首之四:“黄州绝无所产,又窘乏殊甚,好便不能寄信物去,只有布一匹作卧单。”同上一九首:“仍已有书,令儿子辈准备信物,令送去俞处,托求稳当舶主,附与黄州何道士也。”又《与杭守》:“闻俞主簿者附少信物,如果为带得来,乞尽底送与范子礼正字。”“信物”既然是可以“寄”,那一定是封装起来用以传递的“角”(递角)。

#### 附注

①进奏院:唐代藩镇在京置邸,称上都留后院。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进奏院,为各州镇官员入京时之寓所,并掌章奏、诏令及各种文书的投递、承转。

②明任广《书叙指南》卷一五《邮舍邸店》:“递铺曰公驿,又曰传遽,又曰行书之舍,又曰驿传。递角曰递箭,又曰音驿,又曰飞邮。”

③清徐松辑录《宋会要辑稿》第八册,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的影印本,7503页。

④同上第八册,7514页。

⑤宋吕祖谦编《宋文鉴》(齐治平点校),中华书局,1992年。

⑥申省状:呈给三省(中书省、门下省和尚书省)的文书。手简:手札。宋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三:“予淳熙末还朝,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、阔尺余相往来,谓之手简。”

⑦唐元和二年(807)唐军平定李琦之乱,李绛向宪宗建议把收缴的财物以皇帝的名义赐还本道以收买人心,因事关重大不得延误,该敕便与皇帝诏令一并派人“附度支盐铁急递以遣”(《新唐书·李绛传》)。户部侍郎杨炎被贬道州司户参军,皇帝命他直接出城,不得回家。当他到达蓝田驿时因考虑到妻子生病,便向主管邮务的崔清请求说:“某出城时,妻病绵憊,闻某得罪,事情可知。欲奉烦为申辞疾,请假一日,发一急脚附书,宽两处相忧,以候其来耗,便当首路,可乎?”(《太平广记》卷153“崔朴”条)。关于急递的性质,《通鉴》卷278“后唐潞王清泰元年闰月丙午条”胡三省注:“军期紧急,文书入递不容稽违晷刻者,谓之急递。递,邮传也。递者,言邮置递以相付而达其所。”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,9102页。

⑧参《宋会要辑稿》第三册,2393页。

⑨这封家书被用来裱糊佛经,贴在佛经的背面,封存于敦煌藏经洞,后流传民间。安徽歙县人

许承尧 1911 年在甘肃做官时发现袷袖有文字,将其从袷袖上剥离下来。据考证具体时间为唐懿宗咸通七年(公元 866 年)。唐代书信即称“角”或“角子”。如敦煌文书伯 3067《某寺禩器物账》录有“官文书一角子”。伯 3547《上都进奏院状》列有“上四相公书启各一封,信二角。”

⑩苏轼于元丰中(1080—1083)书有《覆盆子帖》,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全文云:“覆盆子甚烦采寄,感作之至。令子一相访,值出未见,当令人呼见之也。季常先生一书,并信物一小角,请送达。轼白。”见《宋元尺牋》(上海书店 2000 年,158 页)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蒋礼鸿主编 1994 《敦煌文献语言词典》,杭州大学出版社。  
 [2] 沈幼征点校 1986 《林和靖诗集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。  
 [3] 扬之水 关于“茶角”——兼及宋代邮递二三事,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6 年 4 期。

### 引书目录

- [宋]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许涵度校刻本。  
 [宋]邹浩《道乡集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  
 [宋]李纲《梁溪集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  
 [宋]韩驹《陵阳集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  
 [宋]吕陶《净德集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  
 [宋]王巩《随手杂录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  
 [宋]楼钥《攻媿集》,四部丛刊初编本。  
 [宋]苏轼《苏轼文集》(孔凡礼点校),中华书局,1986 年。  
 [宋]欧阳修《欧阳修全集》,中华书局,2001 年。  
 [宋]沈括《梦溪笔谈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 年。  
 [宋]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(徐规点校),中华书局 2006 年。  
 [宋]彭乘《墨客挥犀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  
 [宋]王楙《燕翼诒谋录》,中华书局 1981 年点校本。  
 [明]解缙、姚广孝《永乐大典》,中华书局出版,1986 年缩印本。

(雷汉卿: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/文学与新闻学院,610064,成都)